#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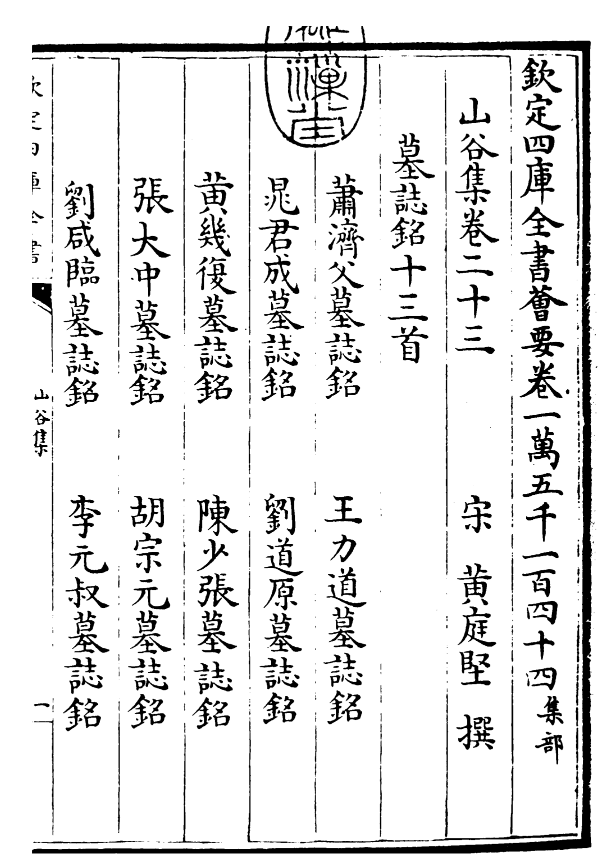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三　　宋 黄庭堅 撰

墓誌銘十三首

李仲良墓誌銘　楊寛之墓誌銘

張子履墓誌銘

蕭濟父墓誌銘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餇曽大父詠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穪熙寧中忽自廢不為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召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歿於

膴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叚氏生六子男曰皡曄麟玕二女為歐陽瓞郭欽正妻初濟父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閒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黄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欲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為之銘銘曰

玉笥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

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桑以奉補紉調護諸息其櫝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倘而遇合富貴㵾㵾牛羊賔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縈不滿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心為田而智播耰穫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才宅斯丘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圯

王力道墓誌銘

吾友力道諱肱王氏蓋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

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某者於其鄉有德沒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誄其行曰恭睦先生是為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尚無恙得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相愛故兩家親亦相愛力道長予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子氣食飲卧起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力道此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

筆娓娓不休熙寧癸酉邂逅夜語於西平客舍謹厚而文甄叙人物有理致予知其在困而不拚也又二年客自齊來乃言力道與往時大異沈浮閭井間得酒不擇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以為似畢茂世光孟祖之為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命之或謂力道窮不偶懟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為力道智及此殆不爾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

餘歲矣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恭睦之喪兆於臨朐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不銘銘曰

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士溺於酒萬世同流今也何咎我圖作銘或慰其母兄維金石之壽

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人事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乃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后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成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説為吏及為吏極事事有不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

任君成按事弁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莅不為之作嚆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愛之晚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人得失閱世故嬉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為囊槖熙寧乙卯在京師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榻前抄得比終略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厚深靜如其為人濮陽杜紘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耻

其於兄弟交游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其文章有秦漢閒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願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曽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

補之女嫁其官張元弼進士柴一作葉助賈碩陳琦三幼

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

之呂原其詩曰

不渫雪以嫮清不闒墮以徒汙林麓江湖魚鳥與爲

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䡩人謂我愚人爭

也人謂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浮沈

兮孔樂壽考兮不怍髙明兮悠長忽逝兮不可作河

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兮驂雲好游兮如平生

深其中廣其四旁可以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栢兮茂好對爾後之人

劉道原墓誌銘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于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溫公十國紀年序為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

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子義仲在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故義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遷葬道原于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叙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温公為知己温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義仲三請曰遷逝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託終不得辭則叙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契以来治亂成敗人

材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毋貫穿百家之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面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藉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温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録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

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鄗公善而忤鄗公所争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濵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輙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髙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髙談無畔岸

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旣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毁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闊劇談而不辯愼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

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蔽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凝之忿世不容弃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盖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

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義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死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大者銘曰

貪夫所争烈士所弃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節對于前人劉子蹻蹻執方惡圓與世

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案抱衾室家靜好上士求道百世之師四海温公俾民不迷温公補衮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温公論政以學為原浚川積石學深其源温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後覺

黄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黄氏有田西山下巳數世不知其所從來父畫以天文經緯言人事畸偶如神幾復與其

兄甲皆受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五緯法曰先得者傳焉甲以二日幾復以六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介可為儒而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經析理入微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老時幾復數為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莊周後世亦難趨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予嘗問名消揺遊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

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已來惧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斥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摇游乎其後十年王氏父子以經術師表一世士非莊老不言予戲幾復曰微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價於咸陽而與稷下君辯哉熈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身調程鄉尉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教授嶺南人士承幾復講觧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者改楚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岑探自言有神

下之越俗禨鬼相傳數郡推宗焉新州捕得探兄弟妻
子繫獄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陥新州城不逞子及老
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以
為豪賊挾衆攻城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所遇
薪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槍手策應幾復察童政
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土丁捕賊
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斵已瘞之棺剞方娠之
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如幾復所言用

薦者改宣德郎知永新縣幾復仕於嶺南蓋十年故中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言均減二廣丁米事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死矣蓋元祐三年四月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槩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參軍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逵季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胷次隗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與詩人袁陟游亦工為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死逵調其棺歛又護其喪歸塋請銘焉逵閩義士也尚能保祐其

惇嫠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黴而不叕啓予手足予歸

不辱西山之封其清所築太史司馬實多外孫女歸

有子其似斯文

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曽大父顯忠贈尚書

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諭職方員外郎

知蜀州及叔父太常少卿希亮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

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于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異聞無所不讀鋭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為功名乎令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温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游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

閤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逺猶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奉職寛之完之舉進士寀之宜之寀之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篪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于蜀州之墓次而寛之走陳留乞銘於予予曩為葉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

銘曰

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聲

佳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勒予銘

兮詒勿伐

張大中墓誌銘

亡友張大中父太尉諱亢四海豪士所謂張退夫者大中讀書數千卷其論說古今治亂與君臣之乖迕有事於時者之得失至於豪傑而在山林一言一行有槩於作者之序及文章足以配不朽之事者皆能講說貫穿數千歲間使未嘗涉其流者聞之亦粲然若撫其會予初得友於汝州葉縣知君不但學問優於人也其智慮

淵泉操行冰玉為吏於窮鄉而百事栽以繩墨如居四
達之衢吏胥並文而為姦因慣以售欺君鉤索深隠不
縦毛髪也又善治盜其治盜時貸其魁宿作耳目跡盜
之蹊迒而必得以故部中無盜然天資强毅不能以聲
色下人諸公罕能知之薦君於朝者亦十數輩然其人
無國士之度不能極力推挽致君於通津故君以隂補
右班殿直累官至内殿承制歴監南京左藏庫汝州石
唐鎮揚州三溝廵檢定州沿山都廵檢通逺軍兵馬都

監年四十八以卒初太尉喜論兵舉事風行電挈至君
敦厚儒者左規右矩然不臧否人物飲酒數斗論事益
精明猶有太尉之風大中諱杰宋人初室侍其氏旌德
縣君繼室蔡氏崇仁縣君八男子斐德州修武令基廬
州舒城主簿圭垕堂塗壘室皆進士四女子長嫁賴昌
崔德孫餘尚幼大中卒於元豐七年九月而葬以其十
二月竁于太尉之域後四年斐基始來乞文碣於墓大
中予少時酒友予數年來以病不舉酒而大中牢木既

陰泣然流涕刻詩宰上詩曰

昔在元豐王師即戎屢奏膚公河洮西東棄矢如蓬將軍小校崇級分功鑄印不給其綬若若輿臺小子皆二千石君在通逺則優為之或啗以利曰吾忍為萬物並流金石獨止思君凛然猶有生氣躬不受祉將在其孫子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有

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游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見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為闢書館留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人致溫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贏餘以煦其宗待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詞氣自下趨人之緩急而鮮其紛號稱長者迨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之魯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不讀務為汪洋無涯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蓺松竹灌園畦

隱約林丘之下葢二十年蔬町稻塍松徑竹塢少壯致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為壽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歳後猶安樂此宅也熈寧癸丑里人強起之迺行應詔宗元丘墓在新喻數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它文章以自悼其屈於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車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痺終焉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

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刋某郡羅彦
臣皆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女重慶宗元
胡氏諱堯卿宗元其字也曽大父寂仕江南時為兵曹
大父腆父静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卜明年正月丁
酉奉窀穸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
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道與友甚競彊兮義不獨豊
嶽宗黨兮温温愉愉柔縣鄉兮牛衣懷璧自貴珍兮

老奇不耦致時命兮欝欝壽宮敏松竹兮平生樂只永安宅兮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絶羣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罷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母凡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於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

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棄令頼陰築屋南康迄至於今春秋八十懐寶陸沈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世蹇蹇不祛其藴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于林臯𤼵發雷聲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慴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輿欲自為家彀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

死危斵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伐木山積未支棟楹林火蕩熄母曰嗟予子不亢劉宗兄曰嗟予季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不遂刻詩下泉慰奨其志九江宜松𥨊而埶之尚俾松聲詠予銘詩

李元叔墓誌銘

元叔李氏諱堯臣世為長林人元叔父諱其力田治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上嘗有可顧之色元叔居太學數年舉進士不效無以

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秭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承顔養志秋毫不違内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門者未嘗辭以故也親近交游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不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疾者與醫揜不祭之骨至不可數浮屠人為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鬚髪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荆州元叔云經

營鄉學數年乃就不問方来之士延賢者以為師友割田宅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年多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好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嘗急難之義它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又常所與往来為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間遠者

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延見諸生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至則起坐曰趨具衣衾吾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十有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姨母之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二月葬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之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

雩枯骨義及孤惸是宜耋老忽其隕傾毋哭妻啼以哀
籲天弗責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尚信然

李仲良墓誌銘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為荆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
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
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
舊於稠人廣衆中忽有人言黄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
荆州元叔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

巳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僮僕給使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繼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荆州魁梧長者也與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荆州仲良三年一作來問疾不懈别去數日聞訃凡余與其友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駙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補郊社齋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

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為利耶卒核實本争漁鬬死爾再調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勔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直者姚心有所主名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餧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令以太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遜女皆未嫁其弟晋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游不廣

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游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

不展不熾一作淑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閟陵谷

## 楊寛之墓誌銘

公諱𢘈字寛之本河東人遠祖某唐末見中原亂甚將數子官于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于普州一人家于梓州一人家於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諱某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欲官之不可遂隱約銀

山間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繼安生仲明仲明生翺翺君之父也君為童兒日誦千言師以為不煩我同舍生皆為不及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暇則繞楹誦之同舍生試取本窓間按之自初至終不繆一字有王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閭之子弟来學者必考其素至君来欣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實其與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

皆有繩墨者艾趨庭親年巳八十餘奉養能致其樂紹
聖年春正月不幸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一疾革
矣親友問焉則曰死生之説我自知顧大人春秋高人
子棄寢門而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黄氏有子曰中師中
師之子曰綰綰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寛之克家子不
幸而死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綰以進士馮儀狀乞
銘重言十九使此子不随世磨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
親黨曰寛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妄則許銘之綰大父

卜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内江縣安養鄉西南山之下從曾大母王夫人之兆日迫矣銘不可緩則敘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箐深僵卧絶壑梗柟十尋匠人營國一購百金獨閲歳月異材陸沉用君之能渠不富貴以遠不收可笑而喟㮇櫟檥象又何足頼内江東流其山頎頎其栢其松其梩其檟從母安宅以慰孝思

張子履墓誌銘

外兄張子履歿後十年當元符之巳卯其子協奉其母史氏夫人之命以四月癸酉葬子履於蜀嚴道而來請銘曰先君和易得於自然敬畏則有家法從事二十餘年不出州縣未嘗慼嗟年五十九病在果州顧言曰吾平生力行所聞未嘗遇知巳我死汝求立言之君子銘吾墓吾不朽矣敢以銘請於舅氏某謝不能而不聽則為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而家成都成都亂甚乃家于嚴道今四世矣家故饒財而好施歲具布褐

百稱以給老貧行之不倦施而不報以數世有諱閭者一舉進士第前此雅州未有進士鄉里以為榮觀卒官太常少卿贈其父琫尚書工部侍郎君諱祺子履字也侍郎之孫少卿之子少卿蓋三娶曰胥氏追封仙居縣君曰錢氏追封仙源縣君曰黄氏封長壽縣君君胥氏出也仙源愛其愿且死盼君不忍訣長壽未嘗許諸子迎侍而君官果州請之而行可以觀其孝矣初為邛州火井尉時少卿知韶州歎曰人子奈何遠出親側乃割

俸之半以奉韶州曰極知無益且修予職在火井時甲寅乙卯邛州大饑君邺窮民以數萬茶場典吏以自盜繫獄君嘗誘此吏請圭田未入或曰此吏有善馬可取償君曰人方急難取是於我何有既而官沒其家資君不悔也進士吴時邑子也君禮之超然異於諸生已而時再登第有能聲士以此多之火井四考父老至今稱其廉其為嘉州司理參軍凡獄有法重於情法難明必奏讞侍御史周尹出按屬部君上便宜六事尹歎其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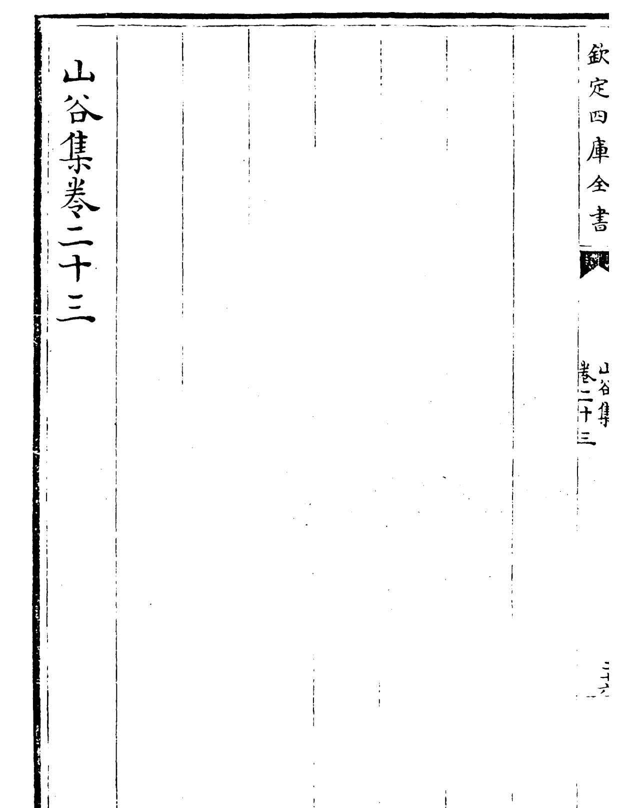
會尹入奏未達京師而補外不果以聞其後以録事叅軍佐簡州果州便於私而戾於法必就法戾於法而便於民必予民平生未嘗以書干上官上官亦罕知之時時作歌詩文章以自見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者也君亦三娶初娶史氏尚書屯田郎中安世之女再娶黄氏處士瓆之女又娶史氏忠州司法叅軍襄之女子曰協長壽君於某爲姑處士之女於某爲從妹長壽春秋高而康強史夫人博學而能文恩親當銘況行治可紀耶其

詩曰

年運而氣剛不剋其方仕蹇而心亨不汙其淸有韞

不發以文自揭老萊之婦能誄其夫之死靡它詩禮

其孫龍門之丘在漢嚴道從先人居式追其孝



山谷集卷二十三

山谷集卷二十四　　宋　黄庭堅　撰

碑銘碣十五首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全州盤石廟碑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黄龍心禪師塔銘　　福昌信禪師塔銘

圓明大師塔銘　　法安大師塔銘

智悟大師塔銘　非熊墓銘

叔父和叔墓碣　蒲仲輿墓碣

宋粹父墓碣　徐長孺墓碣

童明揚墓碣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璀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

以吏事公㓜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纁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祔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既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兖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

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某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吏守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緜萬有魏昭獻桓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興鄭公貞觀同功㝷作司徒繩其祖風遭世不靖衣冠南犇太尉初筮起歙婺源陪臣仕主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曺初無避畏

象魏燒燈猝嗟視成内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
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夷拊之
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土不菽麥令無賦之恤刑邕桂
遂領轉輸男女質沒蛋户口租計免請糴夷㚗以蕪
淮蔡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邺國少常金魚
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媮蒲魚塹海新城賨墉作瀦
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言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
猶以誚公蠻掠五管盡鈲廣府汲者負户五旬不去

廣人堅壁用竒走賊謗者歙袵天子歎息侍郎工曹
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五千公調兵食佐王貔虎
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逋四歸稟給惸嫠鄧吏封家
道無僵尸公作京尹政達巨室子弟卧家吏史不覿
察獄色詞取諸懐中及其機祕隙不容風有嬰其芒
齒牙為猾飛語上聞放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
天子休之寵賜勞嗟議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分廷
詔公閲實歸報不可卒用初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

致師蠻荆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
禽獸獮之終以公策迺子順來廣府任土荔子蔗霜
餘歸執政修用歲常有凶吏沆告公包賄詔使按効
以凶即罷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為開南陽持節安撫
歸節請老杖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巖
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燕御賓客既壽而臧可思不忘
脫身風波委蛻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温恭好賢
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恢恢餘地不試則有偶奇

嗚呼鉅麃誰之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

曾不容車印章纍纍天奪兒瞰啓予手足公則無憾

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隤墓門有詩

来者詒之在予後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修其

似之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

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巳晚

用不盡其才而威恵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厲精
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
安撫使吴中復轉運使杜慎判官宋廸提點刑獄楊寧
奏言路分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廵檢儂智
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
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阨灌陽亦會官
軍破賊民至今以爲老幼不失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
州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驩呼迎道侯之爲州樂易明

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厨以十數卒為白望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為河巡脅取行商榷賣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往来開内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鋪户鹽以私牙吏歳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箭簳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我侯為邦勤

民不倦而其僚奉職潔已無瑕而其吏畏賕治夫子廟
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治軍有犯無隱聽訟立決無
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
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為
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于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歳
十八祠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烝嘗也宜全
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顧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
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以材擢西作坊

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刻之王侯終丈思副使太原郡開國侯令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為吏所至夕夕可稱述弗著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奫浤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丘在含山兮侯安此宅全山之下兮松柏蒼蒼至于雲來兮日遠日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烝嘗羞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黄甘緑橘兮薦清酒鼓坎坎吹參差俟愛我民兮乃下亭之風為舟兮雲為馬嬉于川兮獵于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為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於戎州未至而訪其士大夫之賢者有告者曰王默復之廖及成叟其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為後進師表褒善

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為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有古人所難邃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為師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之遊士以為依歸竊自喜曰雖投棄裔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戎州而訪之則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太息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來乞銘遂叙而銘之叙曰維廖氏得姓於周至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於犍為不能歸

留為蜀人至遁翁五世矣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宅以業其兄而自治生因為戎州著姓生二子曰璆曰琮璆有文行而不得仕琮以奉議郎致仕恩遷承議郎累贈翰至宣德郎璆有子曰及是謂遯翁遯翁天資魁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慍也居父喪卒哭而哀不衰猶有思慕之色奉其母夫人温凊定省能用曲禮使其

親安馬士有負公租將就杖者遯翁持金至庭曰願以此輸逋錢免癈一士有司義而從之士俗病者必殺牛祭非其鬼遯翁嘗病親黨皆請從俗禱焉遯翁曰不愧於天吾病將已天且劓之於禱何益里中嘗薦士應經明行修詔者上下皆以為可遯翁獨不可既而不果薦識者以為然年四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遯於人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遯翁幽居獨樂非其所好姻家鄰室不覿也如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

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内于氏生三男二女男則鐸次構次桐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符元年十有一月壬申葬遯翁於棘道縣之錦屏山於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遯翁遯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其不窮初若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入蜀生德言為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於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生著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貿干試於眉州又干

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遊瀘川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
弟多委束脩于門遂老於瀘川妻子或褐不足君熙然
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
者雖鄙不靚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
既晚莫不及仕進閒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
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
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
四子鑄銅鎬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

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之上白芀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眉山而葬瀘川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川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

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鉏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緼袍後禿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樅栝其岡勒銘詔藏尚其嗣之昌

黄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黄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為之道地雲峯文悅發之脫略窠臼游戲三昧翠巖可真與之住持黄龍山十有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没葬骨石於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有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尉王詵之請也初南雄州始興縣鄔（一作鄡）氏子為儒生有聾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依龍

山寺僧恵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年與試經業師獨獻所業詩試官奇之遂以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衆中推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且逢横逆乃棄去来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孫硬難入見師慰誨接納師乃决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悦將去悦曰必往依黄蘗南禪師師居黄蘗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悦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决因閲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

莖𣂰僧云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頗覺親見二師歸禮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来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了吾則埋没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沈於衆時往諮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曰不然但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横天廻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貶剥諸方諸方

號為真點㫖見師即云禪客從黄蘗師兄處来未見有
地頭者箇嶺南子却有地頭汝能久住吾亦不孤負汝
師依止二年翠巖没後乃歸黄蘗南公分座令接後来
及南公遷住黄龍師往就泐潭曉月講學盖月能以一
切文字入禪悦之味同列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
師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
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
意禪宗見楊傑次公而問黄龍之道恨未即見次公曰

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經問曰非心公耶對曰是揖坐而歎曰達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會萬物為自已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犬卧香案下師以厭尺擊香案曰犬有情即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荅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曽會物為巳公立於是參叩鄭重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坐道場化俗談真規疊矩四方歸仰初不減南公時然

師雅尚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觧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溈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師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溈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令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户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

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潔已以進無不攝受容有匪人不保其往至於本色道人參承諮決鑪鞴鉗椎厥功妙密故其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内外而指人甚要雖直以見性為宗而隨方啓廸故摭内外書之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已自觀悟則同體歸則無教諸方訾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説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説狐禪皆為道

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之造前意甚閒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間人未見之或生慢疑謗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庭堅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安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禪師所譔行狀銘曰夙承記莂一作嘗承夙記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齒

三界為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無資生物病而須乳侍者行乞沕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禪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為宗王官作牧驅羊西東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鐘魚轟轟如垢不磧脫梏以往娑娑林丘龍蛇混居雷藏電收抱道在旁不誰不汝及其震驚萬物時雨師之於道日行木空譽日之明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為生師幼則根慧觸事踈通無憂恚疑懼撫會而言或非里中語隨父兄在江濱輙從網中棄所得魚久之父兄為易業年十三乞身於親去家為釋子奉持頭陀甚苦山行夜逢虎師祝之曰使我得披如来衣作世間眼者當不害我虎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與衆勞侶共一手作衆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大禪老記師當為法幢盖所游非一師最後入夾山遵遵之室遵

雲門偃之曽孫含光匿跡如愚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智者可知耳師之入室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直如印印泥其深禪妙句自有録余嘗書其後云維福昌信老峭立萬仞壁於夾山影中印全提般若者也師之接人不為驚濤險崖關鎻閉距然非相應者終不得其門而入今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在夾山任直歳典座餘十年埶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為田住福昌寺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飯破屋數間於今廣厦不

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師安用苦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聖賢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師之容行不愧斯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不升堂庚戌湯浴更衣辛亥卧疾問日蚤晚曰正午矣起坐而逝閱世五十九夏坐三十三以其月庚申道俗門人數百葬師於福昌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瓘以狀來請曰禪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容願得石文以告来者則

為銘曰

巍巍堂堂首出萬物泯泯默默與衆作息誰其信之成有密跡具此眼者百世同轍稱性之印印空成文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所薰骨亦不朽出見世閒千萬年後

圓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無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不甘處俗年十五弃家事承天院寶梵大師昭符符記之曰此子它日

法中龍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髮受首楞嚴經於繼舒舒沒卒業於惟鳳文昭受圓覺經肇論於省身受華嚴法界觀起信論於曉顏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師皆聲名籍籍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學於書無所不覩於文無所不能至於曲藝學則無所不妙鮮清獻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楞嚴了義指掌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無不心醉如肉貫弗處處同其義味蓋於此一經心融形釋出入內外篇籍風行電

擊無不如意又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默然心許
曰此自在吾術內矣又作大悲觀世音化相宇以崇閣
極天下之竘工珎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為莊嚴之冠
不知師之游戲也中年喜葛洪内篇延異人譎士將以
丹石伏物皆為黃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
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以觀其德性也寶梵既没二親
又耄期去世乃謀南游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祖心有
若克文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大人也不可不行觀道

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識之卓乎偉哉其非凡器也是歳四月甲辰恕渝州覺林禪院不疾而逝化僧臘五十有七其法子曰圜曰雨曰觀曰燈曰印曰本曰顗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遺骨藏於寶梵師塔之西而来乞銘銘曰

蜕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疑諸子矯矯不尚有造其能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間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懐雖蒙天衣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為同業參玄人不二為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賾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黄山之如意院破屋壊垣無以蔽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

杭二淛上天台四明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懐道蕭然無侣倚杖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貿不能守之初以為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牀不簀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糺合豪右為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令不發心而强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口因止不為師亦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燠而夏涼鐘魚而粥鐘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嵗七月命弟子取方

丈文書勿復料簡商略為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

微疾其八月辛未終于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有

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

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

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

嚴其威光可以為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

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為有道而陸沈者每歎

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

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丱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跡行李揔其化緣起滅如丱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

為萬物王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冒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懐藏偽契筭其丘角一九非九謂傳客記目盲為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真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稲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絶學無為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

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慧雲狀其師懷謹行業始終來乞銘予聞謹游王公戚里四十年委金帛如山未嘗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禮其勤舊而敬養其罷不能内外無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是宜銘故叙而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方娠夢

旙干出青囊中占曰干出於囊萬夫之望兒不為家人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相與閭里兒異九歲依普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梵禪律無所不學落髪而左右普明於縁事盡心力不受一毫普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於經行輙作佛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甞過人之門閫者傾施其半縣官佐之閱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複屋十倍其初費萬萬計於是詔廢印經院以經板十六

萬昇謹刻印賜之凡謹賜服號名及它錫予皆以行業聞不録録因人也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沒以元豐乙丑十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之崇臺云表有謀略屢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沒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又孫辟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為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及維德

機與事會勞而不伐丘山其成之下仭其有稇載而

歸之以躬為律杖屨其信之孔欣孔時乖寡者順之

以彼易此士夫或吝之有似有續我銘以洵之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黄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

以至和歳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菑先大

夫以歳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為吉祥以為門户所寄兒

時黠黒腯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

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
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下於儒生藝事無
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
例婚晚伯氏元明責大父時田為非熊取舒城趙氏婚
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
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
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恠奇
鉤致禄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

女子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銜不祛
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難婚而無後孫
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叔父和叔墓碣

黄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爲著
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吴楚地犬牙相入處也著作爲
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
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年其後吴楚政益衰著

作乃去官游湖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土著作生元吉豪傑士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於修溪之上而葬於馬鞍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禄卿光禄始築書館於櫻桃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文章知名黄氏於斯為盛而葬於雙井光禄生茂宗字昌裔昌裔高材篤行為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

交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
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
使舉子能為此賦何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為第一矣
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絶歎考校時實不見因懷賦上
殿有詔特收試及試禮部參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
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登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
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巖潭上崇信生育是為和
叔和叔為兒童時伯氏長善將諸兒出遨天驟雨長善

問諸兒日在而雨落翁與媪相撲此何等語和叔率爾對曰隂陽不諧耳長善大喜因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和叔博記覽為文辭立成性真率論事無所迴避稱奬子弟文行如出於已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書雖不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驥皆為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建昌録事參軍余宏進士夏禹和叔卒於

熈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兆于修口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克龔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叙始終而為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温嗚呼和叔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疚於吃萬金之産一子傾之前無以啓之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耜我穡以燕孫息修水濟浤源若甕口達于江漢不閉其久嗚呼和叔松檟在亹澤爾本根茂于子孫

蒲仲輿墓碣

府君諱遠猶字仲輿本河中寶鼎人在唐為仕家從僖
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為成都民故曾大父勲大父裕父
亮皆老于田府君少而能賦與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
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而府君亦
登慶歷六年進士第中州士大夫聞蒲君與女弟並時
有文以比前世班固馬融翕然稱慕之府君詞賦甚嚴
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大儒講授有師法命奇不耦為

綿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繼丁內艱皆不行服除久之不出益自刻苦於文學不以不逢故懟而沉浮田里閒也父老期以遠大後數年乃勸之就調河南尉薦為臨晉令移閬清令病痿不能拜移疾去而沉舟於長風沙幾死旅次齊安蘄春蓋二十餘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耋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于家生於大中祥符之辛亥歲沒以元祐之壬申年夫人張氏尚書駕部郎中和之之女前府君三年卒葬蘄春南之

瀆山下二男曰穆曰稷二女嫁眉山陳綱河南王崇亨

前一歲自為石誌曰人謂我不逢我豈不自知生不病寒餓年踰八十亦乾坤中一幸民矣死則以茲石埋我穆等既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舉府君之柩合於張夫人之丘又乞文於其友黃庭堅碣於墓次俾來世勿翦其松柏焉

## 宋粹父墓碣

宋粹父歿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葬於葉吾友陳

祐純益實爲之銘澤與其黨謀曰先人中朗而表晦既得陳先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文碣於墓其可以無悔乃来乞文謹按宋氏管城人有諱白者為翰林學士承旨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曽大父也以文章顯於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朴茂蚤失皇考虞部君居喪治葬故有成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後乎安貧養母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裳而性淡然於流俗而追古人與之游或見笑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

父光禄君欲仕以官君不受而推其兄琬已而舉鄭州進士第一亨年三十一不及仕而卒夫人管城張氏生一男子澤也張夫人與余皆户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澤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父民師李安詩攄及粹父游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藝文於余有切磋之益今皆弃余而死矣而余白首落蠻夷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户為宋氏故與碣文君諱班粹父字也其文曰

猗嗟宋子柔而不廢重而不忮不規其細不瘝其義惟其閑閑是其桓桓閑閑可及也猶有覬焉桓桓不可及也子不疚焉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蘓孝友文學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娶江南高士劉渙凝之之女亦有賢行熈寧初與夫人歸寧于南康不幸病卒于婦氏年四

十矣有兒曰武才數歳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于南康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於六合是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窀穸事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于金紫之塋劉夫人及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彦伯長孺字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子户部侍郎彦孚贈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直學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書職方郎中劉公立言之女長孺鄭出也户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

門戶以葬祭者皆戶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戶部任爲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說孩童而機敏劉夫人耆老康强乃謀曰汝先人不可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叙而銘之謹按徐氏初非姑蘓人唐末避亂去彭門而家于揚州之六合者既數世矣而金然遷姑蘓雖田宅在姑蘓猶反葬於六合云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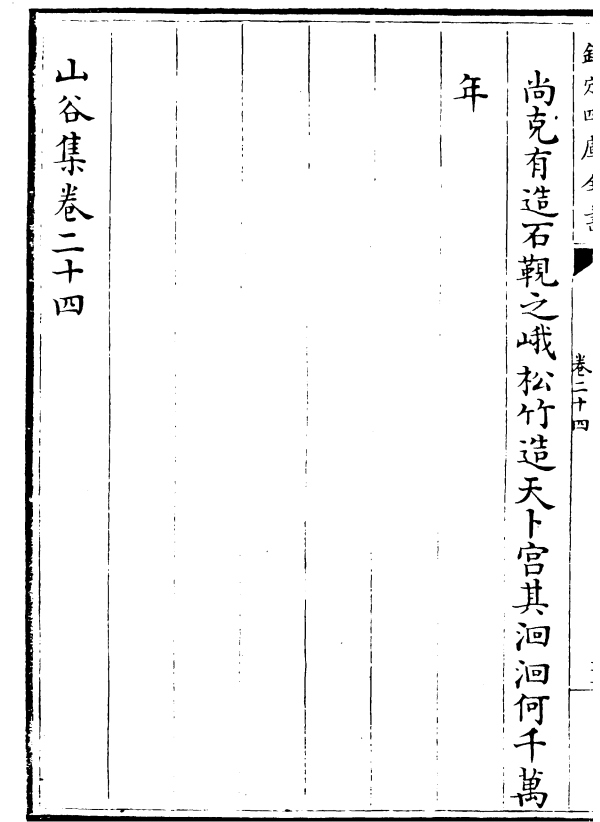
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禄無年有銜下泉其子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門俾來有考

章明揚墓碣

章君庭字明揚分寧縣之石覲人石覲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略無數日不來來則詔嘑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蹷而趨事且闕且飲而事皆辦鄉有鬭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詼詭譎怪之士虛老田野亦無足怪也元符之

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壎以書走戎州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壎以余之死累黄魯直余為之出涕而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舌反平地蹇嵯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羞畢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鄙夫在堂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慣亂簡不廢弛稽古不售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吾謂之長彼闕耋老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羞其蘋藻如壎如篪



尚克有造石輗之峨 松竹造天卜宫其洄洄何千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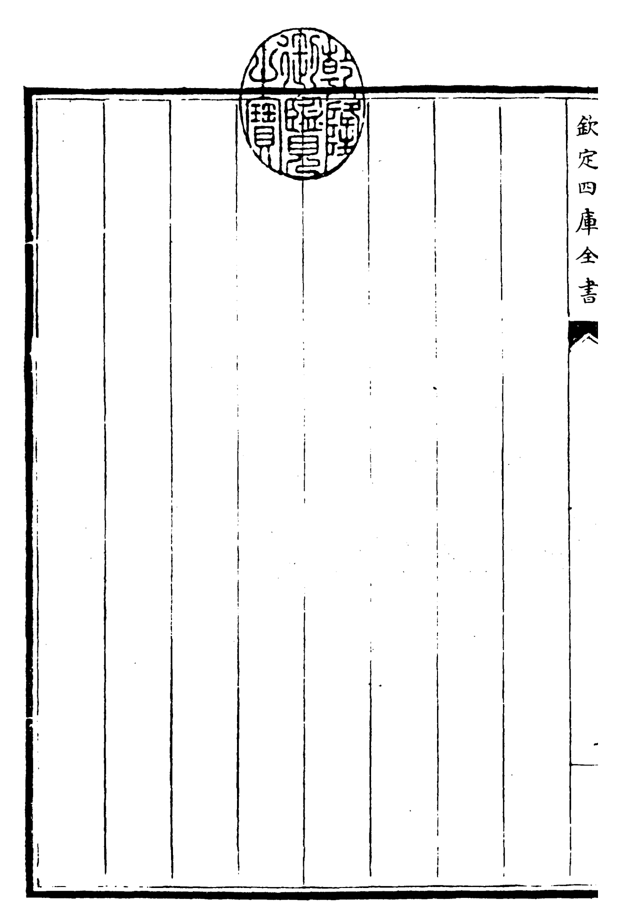
年

山谷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五頁前二行不為之作噹矢也刊本噹訛槁據別本改

卷二十四第十九頁前三行不間山川寒暑刊本間訛見據別本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無以蔽風雨刊本脫蔽字據別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龍翔